

高校公民精神教育路径新探

杨四海^{1,2},程倩¹

(1.南京理工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,南京 210094;2.淮阴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,江苏 淮安 223000)

【摘要】 公民精神具有时代性的特点,应当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建构。目前高校公民精神的教育,理应包含世界主义精神、合作理念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内。公民精神内容的新发展,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教育路径:一是要把世界主义精神渗透在课程中;二是塑造和强化有助于公民合作理念培养的公共生活;三是铸造体现公民责任导向的集体主义实践平台。

【关键词】 公民精神;学校教育;世界主义精神;合作理念;集体主义价值观

【中图分类号】 G641 **【文章编号】** 1003-8418(2017)02-0099-03

【文献标识码】 A **【DOI】** 10.13236/j.cnki.jshe.2017.02.025

【作者简介】 杨四海(1969—),男,江苏盱眙人,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,淮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研究员;程倩(1969—),女,江西景德镇人,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全球化、后工业化的时代来临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深化,我国高校的公民精神教育在承接优秀的传统公民精神的基础上,应当增加鲜明的时代性内涵。公民精神教育的目标和内容,决定了高校公民精神教育的路径和方法。培育公民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主义精神,树立合作治理时代的合作理念,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,对于当下中国高校公民精神教育提出了现实的要求。

一、把世界主义精神渗透到课程中

世界主义精神教育缺乏独立的课程支撑,而将其渗透到学校课程体系中,则是通行的做法。这是由几方面的因素决定的:一是世界主义公民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,它是国家公民身份内涵的丰富和发展,其仍然以国家公民身份为基础。二是全球化在促进发展的同时,客观上也导致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加剧,国家意识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被强化。三是与全球化发展程度相关,社会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和国家,世界主义公民教育水平较高,反之则较低。在全球公民教育与国家公民教育之间,课程体系的构建明显侧重于后者。即便是发达国家的公民精神教育,目前也基本采用渗透式的教育方法。我国世界主义精神的公民教育情况更是如此,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小学和大学,并没有开设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。

从理论上来说,世界主义公民精神可以渗透到任何一门学校课程中,但是就其渗透效果而言,

融入到人文学科的课程中教育效果比较明显。比如,与文学和艺术等课程相结合。其实,早在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,就主张培育“高尚的公民品质的方法在于美学教育,尤其是音乐教育”^[1]。音乐能够让人宁静、快乐,但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优良品质,因为“音乐最根本的是它具有影响品格和灵魂的能力”^[2]。现代教育家杜威也持有类似的观点,认为“艺术和娱乐比任何形式化的政治化训练更有可能培养好的公民身份”^[3]。此外,世界主义公民精神教育,还经常与政治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管理学等社会学科相联系。我国公民精神教育主要包含在思想政治与德育课程中,如小学《品德与生活》《品德与社会》,初中《思想与品德》,高中《思想政治课》,大学“马克思主义理论课”和“思想品德课”,围绕世界主义公民精神这个主题开展的教育尚显重视不够,效果也比较有限。据相关调查显示,我国中小学生对世界公民知识缺乏了解,世界公民的道德规范尚未养成,世界公民的意识不强,并且与实践行动相脱节^[4]。因此,我国高校公民教育便带有“补课”的性质,其需要增加世界主义公民精神的内容,并把它融入思想政治课程和德育课程体系中。同时,在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课程中,积极开发世界主义公民精神的教育资源。

二、塑造和强化培育公民合作理念的高校公共生活

工业社会的发展,导致了“成败萧何”的效应,既催生了公民的公共生活,也造成公共生活的衰落。哈贝马斯发现的公共领域“再封建化”,鲍曼

所察觉的“公共空间私人化”^[5],即是对公共生活落魄处境的精辟阐述。高校作为培养公民的重要场所,理应承担起重新塑造公共生活的重任,培养公民的合作意识和合作精神。尽管可能难以直接扭转制度异化所导致的公共生活衰落,但是高校至少可以凭借其与社会保持的距离,塑造和强化自己的公共生活,改变高校目前公共生活缺失或不足的现状,这无疑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。在现今的中国,这不仅是为了迎接后工业社会的到来,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工业社会的消极影响。从行动主义的立场出发,我国构建学校公共生活,主要有这样几个途径:

其一,高校组织要转变传统的管理理念,树立合作的治理理念。这就要求高校组织的治理主体多元化,高校决策不再仅仅是高校管理层的职责,而是师生共同的权利,同时还要改变高校组织的垂直权力结构对治理主体压制的状况。高校组织的治理对象为学校的公共事务、公共决策,治理目标是通过推动公共事务的处理和公共问题的解决,最终实现全体师生的公共利益。

其二,运用公共话语,培养公民的公共性。公共话语,就是公共生活中表达恰当的言语。公共话语以公共生活为对象,其具有自由、开放、理性和公共性的特点,倡导论辩和批判。在形式上,公共话语遵循理性和平等的原则,对他人刻意的攻击和谩骂采取否定的态度,因此霸权表白和无责谩骂不在公共话语之列^[6]。高校的公共话语包含教学和课程的公共话语,也包括课外的各种公共话语。“课程和教学是学校公共话语的基础形式”^[7],教科书是学生教学的基本用书,其话语方式对学生生活影响较大,因此教科书要突出话语的公共性。教学中要改变传统教学中教师话语霸权的主导性,建立师生之间平等的对话形式。此外,还有课外的公共话语方式,既有读书交流、教育论坛、学术沙龙等,也有借助网络平台而进行的交流和互动,这些都是学生公共生活的重要形式。

其三,在转化性作用发挥中,树立教师的公共关怀意识。现实中,师生双方在身份、地位方面的悬殊,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普遍存在疏离的倾向,不经意中形成了“教师的世界”和“学生的空间”。教师作为知识分子,应当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,这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,但除此以外,还需要有公共关怀和公共责任意识。余英时先生就曾认为,“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,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、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

利害之事”^[8]。教师不仅要重视学生公民知识的教育,还要把公民理念转化为公民行动,培养学生的公民批判意识,“在必要的时候改变社会”^[9],从而使自己成为亨利·吉鲁所说的“转化性知识分子”。教师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转化性作用,为学生公民精神的培育搭建公共空间。教师要走出科学研究和教学技术研究的个体生活,关注学校以及学校之外的公共事业,在知识学习与社会生活之间建立一种实践联系,引导学生成为追求社会正义的公民。

三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实践平台

集体主义思想的培养和巩固,仅靠高校课堂知识阐述的显性教育还远远不够,还需要借助隐性的实践教育的作用。隐性教育是国外开展有效教育的重要的、常用的形式,其形式是隐形的,可是它的效果却经常胜过显性教育。现今高校开展集体主义实践教育可以借助于以下几种途径:

其一,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交往活动,对学生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培育产生潜在影响。教师是高校教育教学的两大主体之一,对学生集体主义道德品质培养所起的作用,是不言而喻的。教师的影响途径主要有两个:一是师生交流和互动的影。教师在思想品德课之外的教学设计以及课堂教学的价值判断,是否体现了集体主义的导向;教师在与学生的交往中,是否把公共的利益或者他人的利益放在主要的位置,这些对学生集体主义意识的形成,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二是教师之间交往的影响。教师的集体主义道德素养除了在师生关系上有所表现外,还体现在教师与教师的关系处理上。如果教师能够做到尊重和关心其他教师,并能在教师的合作中完成集体任务,为集体赢得荣誉,这对学生而言也是一种生动的示范。

其二,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活动,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。苏霍姆林斯基曾提出,学习活动是学生所从事的与其身份相符合的主要活动,理应成为集体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。合作学习是新课改倡导的一种学习方式,其基本要求是由教师设计和布置教学任务,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相互交流和讨论,共同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,达到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的目的。合作学习的形式多样,有协同形式、伙伴形式、角色扮演形式和竞争形式,通过这些形式,学生不仅平等、自尊的意识得到加强,分工和协作的能力也得到提升。同时,合作学习采用的是集体评价机制,把合作学

习的小组作为评价对象,而不是把单个的学生评价作为评价目标,这无疑将有助于激发学生的集体意识和荣誉感。

其三,通过社团组织生活的参与,强化学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。学生社团是学生从自身兴趣出发,根据社团章程而成立的自主性学生组织。学生社团在加强社会主流价值观教育、推进高校文化建设、促进学生自身发展中,具有重要的作用。学生社团由于自身的自愿性、自主性和非强制性特点,因此其性质属于非正式组织。但即使这样,学生社团仍然具有组织理论所主张的“四种要素”^[10],即社会结构、参与者、组织目标和技术能力。这里的“社会结构”,包括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两个方面,是指社团参与者关系的规范化和模式化。“规范结构”主要由社团的共同价值观、组织制度和角色期待构成。如果社团的规范结构中能够正确处理成员与组织的关系,那么社团成员在其行为选择中,社团在制度的价值导向以及角色评价标准中,都将能够体现集体主义的要求。“行为结构”是社团成员在行动中反复出现的行为表现,由于这种反复性行为,社团成员行为具有一致性的特点。社团成员反复性的行为出现,受到规范结构的左右,规范结构如果是集体主义主导,那么社团的行为结构将是集体主义的。学生社团虽然以成员个人的发展为重,但是社团的生存和发展,又离不开集体的价值。比如,学生社团假如能够在与其他社团的竞争中获得荣誉,显然能够让每个成员感到集体的力量,这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成员,还能为社团自身的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。此外,学生社团本身也需要确立集体主义的价值方向,否则社团将是一盘散沙,难以成为一个组织,即使这个组织是非正式的。因此,在学生社团的凝聚作用之下,学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会在潜移默化中增强。

四、结语

世界主义精神、公民合作理念和集体主义价值观,三个概念不仅字面表述不同,而且其含义也是有一定差异的。世界主义精神从全球化背景出发,在开放中关注个体对全球范围内其他文化的态度,以及个体如何对待他者。而公民合作理念和集体主义价值观,都是站在道德的角度对人的行为进行审视。其中,合作理念强调后工业社会中人的共生共在性,并以此作为理论的起点,思考人们共同面对的许多不确定问题,并倡导公民在

行动中的责任,合作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。集体主义价值观则与社会制度相关联,着重突出集体利益的地位和价值,关注集体与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,在集体之中的个体相互关系是确定的。当然,三者也存在共同之处,即它们都包含着公共性,对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追求,对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的要求。但即便如此,三者之间差异性也还是显然存在的,它们依然不能相互替代。

面对公民精神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,需要行之有效的高校公民精神教育路径与之相配套。世界主义精神的公民教育,要通过渗透性的课程实现;公民合作理念的培育,要通过塑造和强化公共生活进行;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强化,要通过学生实践在潜移默化中达成。当然,世界主义精神在依然崇尚民族国家利益的今天,还显得软弱无力;公民合作理念在公共生活尚未复兴的当下,对于仍旧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,显得还有些遥远;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价值上的冲突,合理处理两者的关系必须进一步探索。但是消除现代社会过度追求自身利益而带来种种负面影响,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,需要对全球化、后工业化发展作出回应,需要对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作出思考,这既是寻找出路,也是对未来发展一种负责的态度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(英)德里克·希特.何谓公民身份[M].郭忠华,译.长春: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2007:175.
- [2]陶涛.亚里士多德论音乐与美德教育[J].道德与文明,2013(1):62.
- [3](英)德里克·希特.公民身份——世界史、政治学与教育学中的公民理想[M].郭台辉,等译.长春: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2010:158.
- [4]冯建军.公民身份认同与学校公民教育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4:178.
- [5]张乾友,张康之.公共生活的发生[M].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2010:210-211.
- [6]张凤阳.政治哲学关键词[M].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06:348-355.
- [7]刘铁芳.话语的扩展与学校公共生活的开启[J].教育学报,2013(2):5-7.
- [8]余英时.士与中国文化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:2(引言).
- [9](美)亨利·吉鲁.教师作为知识分子——迈向批判教育学[M].朱红文,译.北京:教育科学出版社,2008:6.
- [10]李朝阳.高校学生社团现状研究[D].苏州:苏州大学,2013:46.

基金项目:国家社科基金项目(13BZZ045);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(14YJA710035);江苏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基地。

(责任编辑 邱梅生)